



Spring Wine • Dreaming Fish

春醪 · 鱼梦

王玉平  梁遇春

梁遇春 著 王玉平 画 王天兵 编



Spring Wine • Dreaming Fish

春醪 · 鱼梦

王玉平 梁遇春

梁遇春 著 王玉平 画 王天兵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醪·鱼梦:王玉平画梁遇春/梁遇春著;王玉平绘;王天兵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ISBN 7-300-05792-6/J·165

I.春…

II.①梁…②王…③王…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①I266②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2607 号



春醪·鱼梦——王玉平画梁遇春

梁遇春 著

王玉平 画

王天兵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24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0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0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王天兵

从1994年第一次见到王玉平的油画集，那是本蓝封皮的画展目录，我开始留意、喜欢他画的鱼：它们的色彩单纯而华丽，面目晦涩却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数年后，当我回国为出版作品处女作奋斗时，又见到了一条这样的鱼。这是在出版社电脑制作室里，我正为书的版式、用纸、封面以及未来的印刷规格等各个环节和有关负责人争执不下。在杂乱的一张桌子上，堆满了花花绿绿的艺术类杂志刊物，那些封面封底上印着当代各种流派的油画、国画及设计作品。我的要求被认为是干涉过多而总被否决。心中充满焦虑和烦躁，我踱步到放杂志的桌旁，想随意翻阅以消愁解闷。

一眼看去，其中一本，大概是某期《中国油画》杂志，它被其上的几本所遮掩，只暴露出一条枯鱼的头部和身体的局部。这是王玉平的鱼（见本书第6页）。但和其他也是笔触分明、色彩斑驳的画面一比，只有它夺目而出。只有在这个片段中，那些纠结的笔触才不像其他画中只是分离不相关甚而是僵死的色块儿，而是“化成”某种气息，淡而无声，却直指人心、直逼人眼。当下暗叹，这样的画才算画。

我好像第一次看懂了以前就见过并喜欢的王玉平的鱼。在瞬间，我几乎清楚地听到一阵耳语，说的是从来就被滥用、如若读之也会熟视无睹、而却让执著于精益求精的斯时斯地的我怦然心动的几个字、一句话。你听，那鱼仿佛分明在说：“浮生若梦，何必呢？”

又过了数年，已经是21世纪了。在美国，我在网络上读到了19世纪30年代即以实验小说闻名的施蛰存的杂文。他虽已界耄耋之年仍能神清气爽地敢论高下，批倒禅宗祖师爷慧能的成名作、信笔扫平唐宋八大家，惟推晚明张岱，而提及和他同代中人所写的至今不该被埋没的书，却说，还有一本梁遇春的《春醪集》。

梁遇春，一个陌生的名字。查之，竟得其网文数十篇。读后随惊，真仿佛古人在远乡僻壤忽逢高手所感：不想此间(当时)竟有这等人物？

世有正人，亦有狂生，而梁遇春只是个爱打瞌睡的精神浪子。人大概总要旷几次课、逃几次学、做几次白日梦才会长大吧。这个生于1906年，在五四先辈们生吞硬咽西方文化，并为之高歌猛进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一尾时代潮流旁边的小鱼吧？他因猩红热病逝于1932年时年仅26岁。他只略经世事却自觉阅尽沧桑，尤为特殊的是他的饱学而又反智。

他对英语文学的领悟已然超越五四前辈。他张口Lamb，闭嘴Cabell，已经不是从严复到鲁迅的那种文白夹杂地译介异域思想，而是风致翩翩地谈论秘友高朋。已觉不“隔”。他的文章已经向前迈进。年轻的白话文在他的手里，仿佛在一夜之间成熟了，从哑呀学语变得颇善风情了。而在这个少年的疯言痴语中，又分明可以听到老庄的悲音、佛禅的诤言。梁遇春是只徘徊在英语文学殿堂飞檐下的穿着西装的中国燕。可以看到新与旧、土与洋在他这里交织着。他的引文翻译有时还嫌生硬；当他刻意排班论理时，行文跌跌撞撞，上气不接下气。只当他自甘鲁拙、贬智调侃时文心才见灵动。他还未完全成长，未找到完整、真正的自己，却已仙逝了。

这个早熟的少年，与其说他看透了人生，不如说他参破了文学。他仿佛是走完漫漫艺术长路，又从未来回来的老小孩。他要把像他一样憧憬过青春、做过文学梦的更年轻的孩子们从文学、艺术的陷阱、深渊边上救下来，放他们到人间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不是去审视生活。当他例数、赞美那些不做文学的奴隶而是生活舞台上的健将的西域文豪，当他大叫“还我头来”；当他笑骂“要用力气做文”的呆头呆脑；当他发“醉中梦话”；当他说：“要做一件事，就不宜把它拿来瞎想，不然想来想去，越想越有味，做事的雄心力

气都化了。”的时候，这是最美的梁遇春，清新、矫健，如沐春风、如释重负。他解开文学死结，让人大叫痛快、痛快。有几段，我读时不禁吹起口哨。他如科幻片中从暮年归来的英俊少年，他向等待人生秘密的从前伙伴建议：“不要活在未来、要活在现在。”

所以，他虽然也不是冲出去干事儿的健儿，虽然他习惯反复咀嚼人生，以至于未历而如亲见、甚至于厌倦，虽然他爱沉湎于“假使青春无限”“结婚后觉得满意的人”这些假问题的设题、推理和引证，虽然他爱站在人生的背面苦苦杜撰“人死观”，但他向往敢爱敢恨的流浪汉，想做一个不顾一切的救火夫。他好像自认命该做文学的牺牲，但却炼成了人生的解毒药剂。他的书是误入文学迷途，陷入哲学思想无法自拔的人的招魂散、还命丹。

而兼具青春与智慧、打碎文学的枷锁、消解艺术死结，从而腰斩艺术，这不是已经非常“后现代”了吗？是的，梁遇春不得不让我想起杜尚：那个比梁兄大差不多十岁的法国少年，一个天生的流浪汉，他真的于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放弃了绘画、艺术。他声称生活就是艺术、热爱呼吸甚于艺术。他的几种儿戏在五十年后被借尸还魂，彻底改变了西方艺术的全部面目，出了整整一代艺术家。你听：“自己弄错了，你还是一个人，随人做对了，你连一只鸟也不如。”这像是杜尚的话，还是梁遇春的话呢？而梁遇春的《途中》不免让我想起 *On the Road*，其作者是美国战后最著名的流浪汉杰克·克鲁亚克。他是后来的轰轰烈烈的波普艺术的精神先导。而波普少年们多么像杜尚的一群哇哇乱叫的私生子啊。

想完了洋人，再想起国人、今人。初读梁兄的《流浪汉》，当代走红文化散文顿显俗气未消，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最让我想到的则是王朔，这个被误读的人。梁遇春是纸上的顽主。在《顽主》中，故事消失了，梦也消失了，而没有梦的生活成为一种可能。王兄、梁兄对那些做文学梦、艺术梦的人的唤醒让人感到他们互如隔世游魂。而《顽主》中的一个荒诞的片段就是破我执、破法执的当代禅宗公案集。我愿把鲁迅、梁遇春、王朔排在一条文学的线上看。第一位是做梦和梦醒，梦醒的代表是重症抑郁的《孤独者》，第二位后面发生的是战争、政治运动带来的文化的断裂以及从头再来。最后一位则又是做梦和梦醒，代表就是心死过之后的洒脱的《顽主》。第二位梁遇春涉世比第一位浅，也没有第三位的残酷青春，他只是纸上画梦但已经早早拒绝做梦。梁兄的失掉了悲哀的悲

哀有《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的气息，也有《玩的就是心跳》中的高洋的双眼如洞、行尸走肉般的苟活。

然而，梦醒未必真醒。不然为何还要执著于文字并锤炼文章把旧梦留住？而做梦与梦醒，这不正是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心理轨迹吗？总之，初尝梁遇春的春醪，想见其人其文，追究梦里梦外，思绪飘渺，真如开启陈年未名之琼浆，欲把消息告诉给他人，但又恐言之不尽其味儿。

于是，它也就萦绕于心。直到某日，不知何时何地，大约是2002年左右，就如我霍然间找到一个比喻，把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东西联为一体一样，我恍然感到王玉平的鱼真像是梁遇春春梦所见，仿佛是他字里行间透出的意象，而且两者都带着酒气与微醺。这也是中国人用属于自己的、但却有洋味的语言说的自家话。生长了百年的中国油画是在1996年4月王玉平的手里，在这组鱼中，突然成熟的。中国人画的油画终于算“画”了。以前，或主流、或旁支的油画与之相比都成了习作，它们还那么幼稚、刻意、造作，甚至土气、庸俗、不地道。

这些疙疙瘩瘩的肌理是鱼吗？它们和作为动物的鱼没有相似之处。惟一能暗示出此物为鱼的只有翻着的白眼、鱼头、鱼尾和鱼身子。那些直立的联画中并列的鱼，嘴大无鳍，有的身上还写着身份证号码，有的好像还穿着时装系着围巾扎着领结，鱼尾巴也更像是尖头皮鞋，似乎也有性别，真像是哥特教堂中柱状的干巴巴的矗立的使徒们的中国幻影（见本书第14~15页）。那些僧侣们只有默默沉思，以待来世。而这些鱼在干什么呢？

它们在做梦。

支持和维系它们的不是殉道的幻象，也不是世俗的享乐，只有梦。这些枯干的鱼们因之显得脆弱、单纯得令人心碎。鲁迅说过的最深沉的话是：对做梦的人最好别去叫醒他，因为“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这些鱼被钉在封闭的空间中，里面空无一物，确实无处可走。玉平所画又都是孤立的鱼。也无伴侣可寻。它们醒来只有审视枯萎的自身。而肉体已经被时光陶尽了，剩下的只是做梦的灵魂。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只要在梦中，它也许就是幸福的吧。别去唤醒那些沉睡的鱼吧。

从而，在鱼画中，玉平把生存的条件简化到极端，也就展示了一种，也仅是一种，生

命存在的本质：我们都是靠梦维系的动物。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还会继续做梦。那些自认为梦醒的人们仍然有梦。那些鱼是我们的化身。鱼也仿佛是玉平用来做实验的生物。他把它们隔离起来，没水没食没空气，看看它们到底凭什么活！他大概也觉得他的鱼太孤独了，所以把它们并置成为联画。但它们中间永远隔着清晰笔直的边线。有时在鱼的周围还有一个稍小的长方形包围着它（见本书第130页）。好像当鱼不幸醒来时还可以再做天外有天的新梦。这是玉平于心不忍，给他的鱼安排的吗？

所以，在鲁迅、梁遇春、王朔的线上，往前远推可以直达梦蝶、知鱼的庄子，向后可以再加上王玉平。玉平的鱼所梦是中国梦。

玉平捕捉到的这些智慧的化身让我们看到自己。虽然目击严酷的事实，但我们认识到自己并不孤独，在这一瞬间我们即感到有所沟通的安慰，同时又心怀感激和体贴，这样也就骤然觉得活着的意义。那些枯涩的鱼的陌生表情竟然终归化作微笑。我们与鱼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这是中国式的哀伤艳丽的大梦、美梦。

我们的感动也包含了认识到那画家赖以达到这对心灵的抚慰所凭借的却是屈指可数的两件武器：色彩和笔触。

这是考验画艺的斗技场：鱼身这一狭窄地带在空阔的单色背景衬托下好像随时可能被刮去。你在看鱼的瞬间，已经感到这种风险。这待解决的困境包括几个方面：首先他画的不是所谓抽象画，而是具象画，但色彩几乎是完全随意的，而纵横的疥疤和夺目的色块儿必须和四周铺展开的平涂既互相对照又互相和谐，抛弃了形感、体积感，简化画面构成以至于笔和边界的关系可以是任意的，也就是指边界没有像塞尚之后的现代绘画那样去切割画中形体。

玉平就只能用两件兵器出其不意地致敌于死地，或者说是救人于危难。而画家面临的难题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油画面临的，那就是怎样操洋人的笔墨画中国人自己的心。而当我们默默注视着鱼而面露微笑心怀感激时，这个难题也突破了。这是绝处逢生。这是鱼口脱险。

梁遇春是英语庙堂的梁前燕，王玉平是游进西方油彩池中的中国鱼。

这时，我所知道的玉平的过去也骤然成了这谜底的谜面儿：他也曾是个厌学的爱打瞌睡的少年，他曾对我说他现在也只要求自己的儿子在学校考六十分。他后悔自己为了

当一个好学生失去了童年、少年，他不愿自己的孩子再这样了。最好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也往往不过是些长不大的小男孩小女孩小尖子。(假如我能另立新章，我要废除高考，取消中学生的所有作业，把小学全变成游乐场。上课可以随便开小差儿、做白日梦。)不但如此，他自己确实还从一所名牌艺术大学辍学，考入中央美院后又差点儿因旷课被开除。他们那自己跟自己玩儿的固执保护了他们。用红楼梦的语言：他们俩儿都是稟正邪两赋而来的人。

我们已经无从考察梁兄的童年。和翩翩才俊梁遇春相比，谁曾想到玉平是工人出身，当过造币厂的印刷工呢？他的童年是在北京下九流出没的南城度过的，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加深着他的沮丧和失望。他曾画过一幅画，叫《绿云》（见本书第209页），可以从中窃见他精神状态的渊源。

那画面下方仿佛是大地在匍匐昏睡，他梦见自己变成一个小老头，在地平线上放风筝。他小小的身躯被天空中一朵压境的发亮的白云照得一边发光、一边黑影拖地。风筝追上了白云，要躲进云彩后面了。白云上一朵湿湿的绿云压下来。它会打湿风筝吗？发亮的云彩一消失，小老头就会全变成黑影了。还能看见风筝吗。昏睡的人会惊醒吗？他一醒来，一切将化作泡影。这里，迷妄与忧郁交织着。风筝反复出现在一组楼房林立的景象中间。这是放不高的小风筝，拖着沉重的下弯的线，屋顶飘着低低的云，而风筝淹没在铺天盖地的门窗里面，一不小心就找不见了。这组画于1997年的五花八门的公寓楼面（见本书第185页），仿佛是酒后推开后窗所见：在醉眼中芸芸众生家家户户都带上了酒气，化成色块儿。喝醉的人在对面的门洞窗口里看见自己的头像剪影。对面是我吗？那个我在对面注视着。他看见浮不起的云彩，飞不高的风筝，还有一只只小鸟。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返身进屋，真是梦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不知所见梦耶非梦耶？画耶非画耶？那些童年的挫折与伤怀已经酿成了酒在他成年弥漫挥发了。

王玉平画出的是醉意、梦境和禅味。他至今好像仍然是个早熟的少年。他能画出更复杂、更具体的现实世界吗？

那些不会游泳的鱼，在冥想中升华，仿佛灵魂在俯视着肉体。而当灵魂贬低肉体时，文明已经衰败了。肉体在玉平早期的大幅人体素描中曾经存在过。我1988年在北京上大学时曾经看过他的巨幅素描。我1994年第一次看玉平的油画时没有想到那些一面墙高般

的人体也是他画的。尊灵贬肉，这是深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毒素，那么容易被刻意追求深刻的青年吸进肺部。肉体那么容易消失，那么容易被贬低。

在玉平现在的素描里看不出他对人体的好奇心，更没有对自然的虔敬。素描没能滋养他的油画，也不是他创作的实验手段，它好像仅被摆在那儿做样子。

那么，我们也就看到王玉平和梁遇春的短处。层层递进、格物致知非其所长；东拉西扯、参玄悟道却灵气飞扬。王兄、梁兄，你们还是地道的中国人，也就有中国人特有的毛病啊！

在王玉平所画的大幅内景中，他的短处就暴露无疑了。他还没能把众多的因素像他在画鱼时那样锤炼成一体。画面是松散的、缺乏难度的。他自己也未必知道在这些画中到底要干什么，艺术上的追求是什么。局部的笔触与其说是自信，还不如说是懒散。他是否还以此为用笔松动，甚至自以为已经到化境了呢？

当梁遇春写有关他崇拜的 Lamb 的学术论文时，读之令人昏昏欲睡，仿佛是看未曾完全消化的资料汇编。分门别类地命名自然、学习自然从来就不是中国人的本能。而凭本能画画、写作的玉平、遇春也就在这里捉襟见肘了。玉平在大刀阔斧时常会流于空泛，用笔上色常有大而不当之处。而我常常想，当遇春真做了他神往的救火夫，他也许会不顾一切地救出一个孩子，但他会在冲出火海时记得拾起孩子掉在地上的玩具熊吗？他超然物外，擅长归纳总结，在他的目光中，众生皆似相像的悲影而已。玉平的人像，相比他的鱼，立显草率单薄，虽然情绪真切，但难免业余肤浅。他画惯了梦中的鱼，还会观察人物吗？他在鱼中成功地简化要求，但他还能反过来增加要求而再次成功吗？

遇春已逝。在《泪与笑》中，已经可以感到他生命的火苗忽明忽灭，时高时低。暗淡时，人生看似一场悲剧；亮丽时，兴致又全付于遐想。梁遇春和他崇拜的 Lamb 一样，刚到二十一岁就老了。他从书来、到书去，处于青春却无助地看着青春白白流逝。遇春已经没有机会找到更博大的自我了。

而玉平呢？他还能把形感、画面结构、人体与自然，和他精通的色彩、笔触包容在一起吗？中国油画的更大的难题又摆在他面前：至今中国人的人体油画还是习作，还没有摆脱幼稚和俗气。中国人自己画的自己的人体什么时候能算画？玉平能破解这个难题吗？

不管杜尚也好，鲁迅也好，王朔也好，他们都是带毒的。他们都对文学、艺术，甚至人生，表示过厌恶。杜尚放弃绘画，鲁迅劝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王朔管写作叫码字。但他们的话不可当真。杜尚不是不喜欢名。他把自己的作品缩微，做了个便携式小型博物馆并复制百套，对自己的成就的珍惜之情溢于言表。鲁迅一生在同严重的抑郁症斗争，而他的床头边儿长久地贴着一张小画，画得是飞花的原野上一个少女在奔跑。王朔是知道怎样心疼自己的。鲁迅和王朔都编辑过自己的文集。他们是愿意相信自己的东西还会对后人有意义的。正如施蛰存所推崇的晚明张岱，虽国破家亡，但名心难化，在乞讨中也要著书立说。杜尚、鲁迅、王朔和梁遇春，他们制造的是解毒剂，绝不能当饭吃。

假如真能像科幻片中回到过去，我要在遇春二十岁时拉他去跳健身操。在梁遇春的连绵呓语中我听到的更是对宇宙人生这个巨大神秘的不倦追问。在目睹和经历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人的一次次梦醒之后，我们已经不能像远古的人们那样重做旧梦了。但，拒绝集体做梦的世界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梦将永远伴随着人。而在对宇宙人生之瑰丽与神秘的好奇和感悟中，就像我突然想到玉平和遇春之莫逆于心时所感到的欣慰喜悦一样，我们觉得活着值得，来日可待。

浮生非梦！太有必要了。接下来，我还要要求出版社用最好的版式、纸张、封面，精益求精地出好这本有关梦里梦外的奇书：王玉平画梁遇春。

画家自述

王玉平

大概既是 1992 年冬天，离下个因发工资还有一个星期，而我們（和中珍）手里只剩 15 块钱了。不敢出门，只能呆在家里瞎对付，于是把前几天买的一堆 2—30 年代作家的书翻出来打发时间。梁遇春的《春醪集》就是那会儿见的第一面。

当时读《春蠶集》并没有觉得太惊呀，不过倒确实忘记了几天没见晕星，几天的槽面糸是怎么咽下去的。就好象 ~~和~~ 梁遇春死而 ~~而~~ 复活。我化一起聊天。一起吃槽面糸、抽破烟、喝小酒。有时他又是自言自语，絮絮道来。这几天的时间让我从此认为读书是一种机缘，~~好书不是找来的~~，是不在意间碰上的。我回说的好书不是指对你有过多大影响，让你长了多少见识，而是让你觉得撞见了鬼，你的举动他心知肚明。

十年过去了，如果说梁遇春的文章促成了我生活和创作中的一些改变，那是因为在我与他之间原来就存在着一种生存^{渴望}意愿的默契，以至于这种~~愿望~~^{渴望}已经成^手~~成~~了我~~愿意~~这个愿望~~带领~~^{牵引}着我走到了第四十二年，更要~~讲述~~^{讲述}这个~~默契~~^{默契}是我

Contents

目 录

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王天兵 1
画家自述	王玉平 9

杯中梦里

《春醪集》序	3
“春朝”一刻值千金	5
“失掉了悲哀”的悲哀	11
天真与经验	19
破晓	24
一个“心力克”的微笑	31
善言	34
猫狗	36
这么一回事	39
黑暗	42
第二度的青春	49
泪与笑	52
人死观	56

还我头来

“还我头来”及其他	65
讲演	71
醉中梦话（一）	75
醉中梦话（二）	82
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	93

文学与人生	98
文艺杂话	108
查理斯·兰姆评传	113
Giles Lytton Strachey (1880~1932)	127

春花喜谢

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	143
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二）	148
她走了	151
苦笑	154
坟	157
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161
又是一年春草绿	165
春雨	168
毋忘草	172

重写未来

途中	177
谈“流浪汉”	184
Kissing the Fire(吻火)	199
观火	201
救火夫	205

附录 梁遇春：“酝酿了一个好气势”	吴福辉 213
编者絮语	222

春醪·鱼梦——王玉平画梁遇春

春醪·鱼梦——王玉平画梁遇春

春醪·鱼梦——王玉平画梁遇春

杯中梦里



《春醪集》序

「春朝」一刻值千金

「失掉了悲哀」的悲哀

天真与经验

破晓

一个「心力克」的微笑

善言

猫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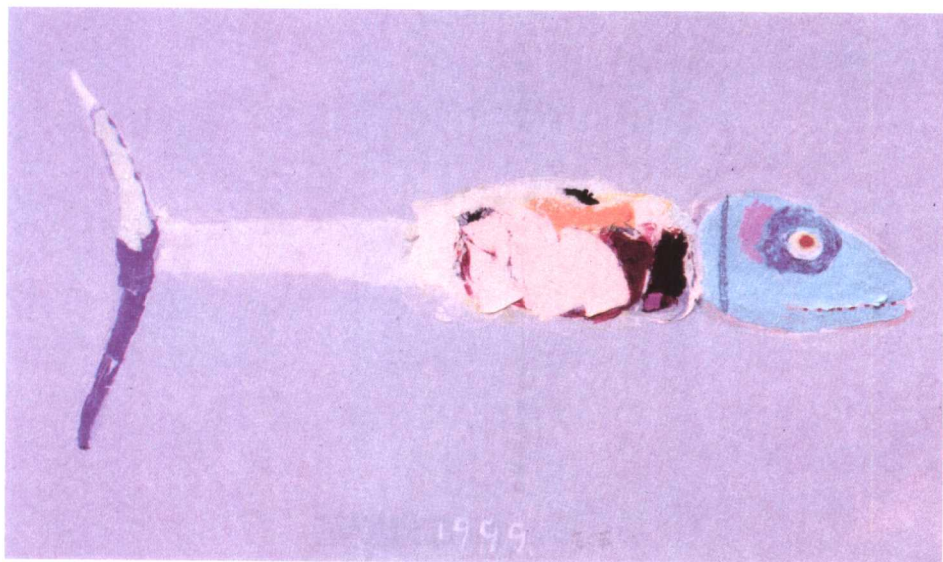
这么一回事

黑暗

第二度的青春

泪与笑

人死观



《春醪集》序 [《春醪集》为梁遇春白编的散文集，1930年3月
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夏天，我正在北大一院图书馆里，很无聊地翻阅《洛阳伽蓝记》[北朝东魏杨街之所作。记述北魏盛时洛阳寺庙兴隆之状及有关人文史迹。刘白堕酿酒见“法云寺”条]，偶然看到底下这一段：

刘白堕善酿酒，饮之香美，经月不醒。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劫贼，饮之即醉，皆被擒获。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但畏白堕春醪。”



扔在沙发上的夹克